

难忘“三夏”收麦忙

董岳峰

在乡下，农人把麦收时节，称为忙天。可见，麦收是与“忙”紧密相连的。

记得小时候，在小满节气之前，父亲老早地就到五里外的武功县游凤镇农历十二古会上，把镰刀、杈把、扫帚、木锨、推耙等忙天用的农具买回家。接着，开始整理打麦场、光场，为夏收做准备。

快到芒种了，父亲几乎天天会到田间小路上转转，看看自家麦田里的麦子黄了没有。

我记得，那时候我们学校到忙天要放十天忙假，要帮家里大人夏收。父亲每天早晨麻黑黑的就和母亲下地割麦，临走时告诉我天亮了，到地里再来，提些水和馍，顺便拿两根葱。

麦子割完了，每天父亲还要及时拉运麦捆，我常常帮他装麦捆、掀架子车。

麦子拉完了，麦场上又开始热闹起来。摊场、翻麦、碾打、扬场，到处是人声鼎沸，笑语连连。碾完麦子，又要起场收麦草，笑声中，母亲推着大尖叉（一种大农具），我挑绵软的麦草，父亲又把麦草摆成高大麦草垛儿。再把场上碾下的带有麦糠的麦颗粒集成一大堆子。等我和母亲送饭来了，父亲就狼吞虎咽地吃完饭，继续干活了——扬场。扬麦子间歇，父亲就放下木锨，坐在场上，喘口气儿。他端着茶壶，滋滋地吸着壶嘴，静静地看着麦堆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。

这样的忙天活儿重复着近乎十多天，我的假期也结束了，后来就是晒麦了，麦子就堆放在晾场上，不给家拉回。只要白天天晴太阳好，父亲天天要晒麦，早上摊开，晚上收堆，几乎不回家，吃喝都是让母亲

送的，那时的父亲最辛苦，最勤劳，可是他默默无闻，从不喊累。

后来我长大参加工作了，有妻子孩子了，父亲也渐渐年老体弱了。我每到忙天总会请假或与别人倒班，回家帮助夏收。

让我最难忘的是1994年的忙天，麦子已经收割完了，只剩下晾晒了，父亲照例把麦子装袋子放在场上，他白天晒，晚上看守。记得有天晚上，我和父亲正好守夜，天突然大变了，下起了大雨，因为父亲防范措施好，麦子安然无恙。可是接下来又是连阴雨，父亲还照例天天昼夜守场。双休日我回家休假，我不想再让父亲守场受罪了，决定把麦拉回家。那时路是土路，妻子要照看不到一岁的儿子，我和父亲就在架子车上面捂着塑料纸把麦子拉回家，在泥泞坎坷的土路上，架子车一摆一晃，父亲一拐一滑，就那样，三十多袋麦，拉运了大半天。

父亲在世的最后时期，虽然因为疾病的折磨，卧床不起，但是他始终头脑清楚，每到忙天，总要千叮万嘱咐，总操心着收麦碾麦，只害怕忙天我把农活干不好。

现在，又到了收麦繁忙的季节，不由地想起父亲那躬背割麦、举手扬麦的身影，想起父亲挂满汗珠的亲切熟悉的面孔，我心中忽然有一种潮湿而又温暖的感觉。同时也有一种伤感，那时如果有收割机等机械，父亲就不会受那么多的罪，他身体不会衰老那么快的，他会在世上多看一眼，他会享受儿孙们更多福气。可是，这是我的奢望呀，我只能热泪盈眶，真想呼喊一声：“父亲啊，忙天到了，我又想起你了。”

编者按：今年“三夏”工作已基本结束。由于机械化的大力推广应用，使得如今的夏忙，基本上三两天就结束了战斗。每当此时，许多人会自然想起以前人工收割碾打时的艰辛和快乐，本期“稷园副刊·夏收记忆专号”，特意刊发几篇与夏收有关的文章，帮您在文字里搜寻当年的印记，一起感受如今农业科技的进步与发展。

芒种时节，正是收麦的时候。

以前的夏忙是最苦最累的时节。我经历过多年的夏忙收割。以至于现在，每到六月时节，即使出外乘车看见窗外坡垄上的麦黄色，心中也会焦急。住在城里，每到六月，听到路上农机赶场的声音，也会心慌。这是一个农家子弟刻在骨子里的对农事的烙印。今生，怕是忘不掉了。

焦红的大太阳底下，回想当年举着镰刀，站在地头，望着一望无际的麦浪，任谁都要发怵。可发怵归发怵，农人不会犹豫。百米外的一棵树是目标，弯下腰，左手拢麦，右手执镰，麦秸在镰刀下发出“嚓嚓嚓”的声音，抽出两束麦秆，十字交叉一拧，做成麦腰，用来捆扎割下来散堆的麦身，一垛垛的麦捆便在身后矗起来。太阳越晒，天气越燥，割起来越轻，因为这个时候的麦秆最轻脆。可人在草帽底下，脸色热得涨红，汗水从脖子淌下来，从后腰淋下去。脊背的衣服湿了又干了，盐碱画成了云。一天下来，腰会疼得直不起来。我们也拿镰跟在父母后面，攥一把，割一把，割韭菜或者割肉似的。还时不时躺在麦垛上，或者蹲在架子车底下的阴凉里。

农人看向天空，云在天上卷，变成乌色铺开，又起了风的时候，就让人紧张。割回来竖在场里的麦捆要赶紧收起来，平摊在场院上晾晒的麦粒要赶紧收起来。紧跟着风，豆粒大的雨滴啪啪的砸下来，摔在地上。人们疯了一样的抢抓时间，大人拿上杈把、木锨、粗绳，套上车子，慌忙往麦场跑，孩子在后紧跟着，真和打仗一样。向上丢麦捆，垛成麦塔。装麦粒的，邻居互相帮忙。来不及收的，麦粒就被雨冲进水里。等摆好麦垛，收好了麦粒，雨线已经扯匀了。人们这才在雨雾里长舒一口气，终于可以瘫倒在炕上蒙上被子，松散筋骨，美美睡上一觉了。这是老天赏赐给农人们的歇息。

麦捆垛在麦场里，成了山。要打麦了，村里只有一台打麦机，排队轮流着打。打麦机轰鸣着抖动起来，灰尘迷漫，机口得有两个人快速递送麦捆，侧面的麦粒要装袋，麦草和麦糠从机尾喷出来，两个人用杈挑开抛到远处。几个家庭的劳力联合起来才能伺候得起这样的一台“铁兽”。往往从半下午开始打麦了，一直到第二天早晨。我手握钢叉，脚底下是一座摞起来的巨大的麦草山。整个人的脸上脖子耳朵鼻子眼睛嘴里都是黑色的灰尘，吐一口唾沫，呸一口痰，都是黑色的。只有露出来的牙齿是白的。

大人忙了，拿不起杈把，掂不动麦捆的小孩才可以偷空玩自己的游戏。在麦捆里藏猫猫，在暄软的麦草里翻跟头，偷喝大人为农忙准备的野刺梨饮料，或者干脆就蜷缩在某一个角落打瞌睡。

现在，到了收麦的时候，天一下雨，我的心里仍然是惶惶然的。只有在土地里刨过食的人才懂得“龙口夺食”“颗粒归仓”这些词语所包含的艰辛、汗水和意义。

打麦场里好时光

徐龙宽

以前，农村孩子一年有三个假期，暑假、寒假和忙假。其中忙假，现在许多年轻人可能都不知晓，这可是专为收获时节设立的假期。

我自幼便开始参加农活。当麦子快成熟时，家里人便开始光场了。场光好后，一个个“麦个子”拉到场上摆成了小山。

收麦天气热辣无比。场上响起吱扭吱扭的声音。老牛拉着石滚，慢悠悠地一圈一圈来回碾麦，而我则手持木叉，负责翻动麦秸。经过石滚碾压后，麦粒与麦壳彻底分离，我用木叉挑起麦秸，剩下一地饱满的麦子。

我读初中时，村子里的偏头叔买了一台拖拉机，从此，牛拉石滚碾压麦子的场面就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机器哒哒哒、蹦蹦蹦的声音，乡邻们形象地把拖拉机称为“小蹦蹦”。“小蹦蹦”碾场相当快。牛拉石滚，碾一场，大约需要一天的时间，从日上三竿到满天繁星。而“小蹦蹦”开进场院，石碌碌的快速碾

压，加之拖拉机自身的重量，不到半个小时便能完成。父亲抖动麦秸，看看还有没有麦粒逗留在下面。“还是这机器压得好，又快又干净。”

“你看西北角已经起风了，抓紧收拾麦子吧，用不了多久雨就会来。”父亲说。

我们一家人紧锣密鼓地把麦子装进口袋，来不及碾压的麦子也用塑料布遮盖，再用绳子加以固定。“轰隆隆”，一声闷雷响过，大雨如瓢泼般倾泻而下。来不及收拾场院的人们乱作一团，慌忙将麦子堆放起来，父亲抓起木叉便去邻居家帮忙收麦，真正有龙口夺食的感觉。

深夜，我陪父亲睡在场院的窝棚里，与其说是看麦，倒不如说是享受旷野吹来的习习凉风，满目繁星，两耳虫鸣，伴随着小麦散发出的清香，父亲讲的故事越来越模糊，我露着甜甜微笑，沉睡在这浓浓的夜色之中。

杜鹃声声催麦黄

陈嘉瑞

立夏的时候，关中就有了杜鹃声。

阳历五月的关中，油菜花黄，小麦青青，桐花香远，杜鹃声声。夏天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到来了。

五月关中的杜鹃鸟，其实就是关中农人口语中的“算黄算割”。这种鸟的学名应该叫“四声杜鹃”，属于杜鹃科的鸟类，其叫声特点为四声一度，似“gue-gue-gue-guo”。立夏以后，突然的一天，乡下的田野上，就有了杜鹃的叫声。尤其是在天刚亮的时候，这种鸟的叫声十分清脆，传得很远。由于它的隐蔽性很好，人们常常只能听到它的叫声，却很难看到它的身影。

关中农人间，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：一位姓黄的老农，积累毕生经验，提醒人们每年的麦收时节，一定要黄一片、割一片。这样麦子黄完了，也就割完了。不然，等麦子黄过了，颗粒就容易落，

或收割错过了好天气，遇到阴雨就要歉收。老黄为了提醒大家，于是每年这个时间就四处奔走，不辞劳苦地到处劝说，结果过度劳累，最后累死，化作了一只“算黄算割”鸟，每年这季节就出现在关中大地上，往返地飞着，不停地叫着：“算黄算割”“算黄算割”……他是在提醒农人，“麦熟一响”，千万不要贻误了收麦的最佳时机！人们听到这样的叫声，突然惊悟：“算黄算割”都叫了，马上就要准备割麦了。

初夏的关中，阳光普照，杜鹃声里，麦浪如涛。“算黄算割”的叫声，沿着渭河南北两岸，悠悠飘荡。

如今关中的麦收，早已摆脱了繁重的人力收割，代之以完全机械化的联合收割机，既快捷又轻省。

五月关中响杜鹃。伴随着杜鹃的叫声，关中的五月，“立夏”打头，开始迎来一年中最为火热的季节。

逝去的麦收岁月

杨选红

